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中国北方的情人

L'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

Marguerite Duras

Marguerite

中国北方的情人

L'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Marguerite Duras

施康强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北方的情人 / (法) 杜拉斯 (Duras, M.) 著;
施康强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(2006.9 重印)
(玛格丽特·杜拉斯作品系列)
ISBN 7-5327-3901-5

I. 中... II. ①杜... ②施...
III. 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9881号

MARGUERITE DURAS

L'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2003年3月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91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5-149号

中国北方的情人	MARGUERITE DURAS	出版统筹 赵武平
L'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	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	责任编辑 周冉
	施康强 译	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9.5 插页 4 字数 140,000

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5327-3901-5/I · 2181

定价: 28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印厂联系调换



献给清

这本书本可以取名《街市之恋》，或者《情人传奇》，或者《情人重来》。最终有两个更宽泛、更真实的书名可供选择：《中国北方的情人》或者《中国北方》。

有人告诉我他已死去多年。那是在九〇年五月，也就是说一年以前。我从未想到他已经死去。人家还告诉我，他葬在沙沥，那所蓝色房子依然存在，归他家族和子女居住。又说在沙沥，他因善良和质朴备受爱戴，他在晚年变得非常虔诚。

我放弃了手头正在做的工作。我写下中国北方的情人和那个女孩的故事：在《情人》里，这个故事还没有写进去，那时候时间不够。写现在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感到写作带来的狂喜。我有一年工夫沉浸在这部小说里，全身心陷入中国人和女孩的爱情之中。

我没有写到邮船起航，也就是女孩动身之后的事情。

我从未想到中国人会死去，他的身体、肌肤、阳具、双手都会死亡。整整一年，我又回到昔年乘坐渡船过湄公河的时光。

这一次，在叙述过程中，清的面容以炫目的光辉突然显示——还有小哥哥，那个与众不同的孩子。

我与这些人一起，只和他们一起停留在故事里。

我又成为写小说的作家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(一九九一年五月)

学校院子中央的一所房子。门窗大开。好像在过节。从敞开的门窗飞出施特劳斯和弗朗茨·莱哈尔的圆舞曲，还有《拉莫娜》和《中国之夜》。屋里、屋外，满地淌着水。

是在冲洗房子。像这样，每年冲洗两三次。友好的校工和邻居的孩子们跑来观看。他们帮着用皮管冲洗方砖地面、墙壁和桌子。他们一边洗，一边跟着欧洲乐曲跳舞。他们欢笑。他们唱歌。

这是个节日，热闹、欢乐。

音乐，那是母亲，一位法国夫人，在隔壁房间弹钢琴。

跳舞的人里有个英俊少年，法国人，和他共舞的是个豆蔻少女，也是法国人。他俩长得很像。

她，就是那个在第一本书里，在第一本之前的那本书和这一本书里，都没有名字的女孩。

少年便是保罗，为这个妹妹，这个没有说出名字的姑娘钟爱的小哥哥。

另一个年轻人来到欢乐的人群前，他叫皮埃尔。大哥。

他站在几米开外处，望着欢乐的人群。

他久久望着他们。

然后他出手了：他推开小校工们，后者惊慌四窜。他向前走。他走到两兄妹跟前。

然后他出手了：他揪住弟弟的肩膀，把他推到阁楼层敞开的窗户边上。于是，好像他负有残酷的责任，他像扔一条狗一样把他扔出去。

弟弟爬起来，径直向前逃，不断喊叫。

妹妹跟随他：她跳下窗子，与他会合。他靠着院子的篱笆躺下，哭泣，颤抖，他说与其这样他宁可去死……这样是怎么样？……他记不清了，他已经忘了，他没说是他哥哥。

母亲重又弹奏钢琴。但是邻居的孩子们没有回来。小
校工们也跟着离开了这所房子。

夜色降临。背景不变。

母亲依旧呆在那里，当天下午曾有过“节庆”的地
方。

各个房间都收拾整齐了。家具复归原位。

母亲无所期待。她处于自己的王国的中央。我们窥看
到的这个家庭是她的王国。

母亲不再能阻止任何事情发生。她不再能阻止任何事
情。

她一切听其自然。

在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里，她始终如此。

她是位心灰意懒的母亲。

大哥望着母亲。他冲她笑。母亲没有看见他。

这是本书。

这是部电影。

这是夜晚。

在这里说话的那个声音，也是书里写出来的声音。

盲目的声音。没有面容。

非常年轻。

沉默的声音。

一条笔直的街道。煤气灯照亮街面。

好像铺着卵石。老街。

两边栽着高大的树木。

老街。

街的两侧有带平台的白色别墅。围以栅栏和花园。

这是法属印度支那南部，荆棘丛林边缘的一个居民点。

时间是一九三〇年。

地点是法国人居住区。

这是法国区的一条街道。

夜晚的气味来自茉莉花。

掺和了大河那种有淡淡甜味的气息。

我们前面有个人影走动。不是说话的那个人。

是个少女，可能还是个孩子。样子像。步伐轻盈。她光着脚。身材纤细。可能偏瘦。那双小腿……是的……没错……一个小女孩。已经长高了。

她朝河流的方向走去。

街的尽头，防风灯昏黄的亮光，欢声笑语，歌唱，果真到了河边。湄公河。

一个帆樯林立的渔村。

此地是三角洲的开端。大河的终结。

公路边上，从沿路的花园里传来的音乐，是一场舞会。乐声来自行政总署。在放唱片。大概被人忘了，人去园空后，它还在转动。

居民点的节庆想必就在那里，在花园的栅栏后面举行。那音乐，是一首流行了几个月的美国舞曲。

少女向花园斜插过去，她去看一眼栅栏后面举行节庆活动的场所。我们跟着她。我们面对花园停下来。

路灯光下，一条白色小径穿过花园。无人走动。

现在，一个穿暗红色长裙的女人缓步走在白色小径上。她来自大河的方向。

她消失在官邸里。

天气太热，节庆提前结束。剩下这张被遗忘的唱片在寂寞中转动。

穿红裙的女人不再露面。她应该在官邸内部。

二层平台的灯光熄灭了。随着她走过，底层、官邸中心，有几盏灯亮了。

小径上依然无人。

红裙女人没有回来。

少女回到公路上。她消失在树木中。然后她又在这里出现。她再次走向大河。

她在我们面前。在昏黄的街灯光下，我们始终看不清她的脸。不过她看来好像很年轻，是的。可能是个孩子。白人。

小径的灯光也熄灭了。红裙女人没有回来。

只剩下官邸中心微弱的亮光。

小径的灯光熄灭后不久，从官邸传来这首有气无力的圆舞曲，钢琴演奏的。一本书上提到的乐曲。记不清哪本书。

少女停下来。她谛听。我们看到她在听。

她把脸转向音乐传来的方向，她合上眼睛。闭上的目光专注前方。

现在我们看清楚一些了。是的，她很年轻。还是个孩子。她在流泪。

少女纹丝不动。少女在哭。

在电影里，我们没说出这首圆舞曲的标题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们称之为《绝望圆舞曲》。

乐曲已经结束，少女还在谛听。

在电影里，在这本书里，我们叫她女孩。

女孩走出画面。她走出摄影机的视野，离开举办过晚会的地方。

摄影机慢慢扫过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切，然后转过来，再次推向女孩采取的方向。

街上又没有人影了。湄公河消失了。

天色转亮。

什么也看不见，除了融入大海的湄公河，和那条笔直、幽暗的街道。

一座大门。

一所学校的院子。

是同一个夜晚。同一个女孩。

这是一所学校。院子的地面是夯土。

光秃秃的地面，居民点的孩子们已用赤脚把它踩得又平又滑。